有一个外科医生男朋友是种怎样的体验?

每天都在社死，我男朋友是外科医生，我的乳腺手术都是他做的。

没建立关系的时候，我担心手术留疤，他倒好说自己不嫌弃。

那天我俩见面第一句话竟然是：「上衣掀到腋下，躺好。」

而且他其实还是我高中追了两年，最后被我逼得转学了的白月光。

这样棘手的情况，着实不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。

看着对方的表情，他应该并没有认出我来。我也不会缺心眼到提醒他，于是立刻决定装傻保平安。

「纤维瘤，直径约 3 厘米，尚且不需要做手术切除，建议观察一个月后复诊。」

我慢吞吞的将上衣穿上，胸上仿佛还残留着方才检查时的冰凉。

「这是我的电话，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。」

我伸手接过那张纸，草率的看了眼上头的数字，不忘假兮兮地多问了句，「医生您贵姓，我备注一下？」

话音刚落，仿佛电影慢镜头一般我看见陆故之缓缓抬起了眼皮，「高中两年你给我写了 136 封情书，怎么，现在失忆了？」

01

「明明认出我来，结果我进去还偏要装作陌生人的样子接待我。等该检查的检查完了，才给我致命的一击，这人肯定是故意的。」

距离事发已经过去 12 小时，但我迟迟未从社死的伤痛中缓过神来。

见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不走心的按了接通键，跟闺蜜进行最后的总结陈词，「我和你说，就算是我出去裸奔，胸前那两坨肉让全世界的人看光，我都不想再跟陆故之有任何交集。」

说完，我才想起放在耳边的手机，粗着嗓子问了句，「你哪位？」

等了几秒，在我以为对方已经挂断的时候，才悠悠飘出来一道低沉的男声，「是我，陆故之。」

社死有教材，我可能会成为典型案例。

我假装方才发出那些惊天言论的不是本人，淡然地问对方深夜打电话过来有何贵干。

「你有东西落在了诊室，记得明天有时间来取一下。」

我一愣，倒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没带回来。

「你确定要知道？」

这话问的好像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样，难不成我为了吸引他的注意，还放了个水晶鞋？

在我多疑的询问下，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半晌对方才压低音量，「是件黑色蕾丝内衣。」

话音落下，我的世界安静了。

我确实忘了今天为了看乳腺，还去卖场买了件舒适背心换下原本内衣的事。

滔天的底气瞬间熄灭，「我……明天去取。」

那边「嗯」了声，就在我即将挂断电话的时候，陆故之再次开口，「来的时候穿件衣服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别裸奔过来，我们这是正经医院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02

隔天，我做了很强的心理建设之后，特意挑选医院濒临下班的时间来到诊室，准备拿了东西就走。

礼貌地敲了敲门，陆故之抬眸瞧了我一眼，「先去里面等等，还有两位病人。」

我只是拿个衣服，他有几位病人关我屁事。

见我站在原地，对方竟开始催促，「进去等，患者也是需要隐私的。」

现在讲隐私了，那您倒是让我走啊！

十分钟之后，我终于得到跟陆故之对话的机会，刚伸手想要让他把我的内衣交出来，陆故之瞥了我眼，「走吧，请你吃饭。」

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拿了就走。」

话音刚落，一位小护士突然推门进来。看到我与陆故之并肩而站，笑道，「我就说陆医生怎么临时调班，原来佳人有约。」

「您误会了，我是陆医生的病人。昨天东西落在了诊室，今天过来拿。」

「上个月有个病人故意将手机落在科室，上周又有个病人把诊断单落下了，再这样下去，陆医生的诊室都变成失物招领中心了。」

还失物招领中心，山上的笋都被她夺完了。

等到小护士离开，我赶紧解释，「我真不是故意把东西落下的，昨天我检查前也不知道你是主治医师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」

「嗯，没误会。」

陆故之慢条斯理地脱掉白大褂，「当初你找我补习功课，落在我桌子上的作业本、铅笔橡皮什么的我也没从误会过。」

老提过去就没意思了。

我不搭茬，陆故之接着问道，「胸部现在情况怎么样？」

「右胸有硬块的地方会突然抽痛，其余的倒是还好。」

「过几天我再给你看一下，如果有变大趋势就做手术切除。乳腺的病切忌生气动怒，需要保持稳定的情绪。晚上吃点清淡的，我直接挑地方

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我还沉浸在重逢之后，自己一直落于下风的恼火情绪之中。直到陆故之拽住我的背包带提醒我「车在那边」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到底什么时候答应跟他去吃饭的！

03

「熬夜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从而影响你的激素调节，不利于病情恢复，早点休息。」

晚上十点半整，比闹表还准时的陆故之信息传来，我翻开扫了眼把手机丢在一边，继续听李光明吹牛逼。

「下期医学科普节目录制，我找了医疗业内顶尖的医生，哈佛医学院毕业，28 岁荣升副主任医师。瞧瞧哥这人脉，牛不牛！」

「嘚瑟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哈佛毕业的呢。」

我说了句实话，李光明立马不乐意了，用筷子敲着饭桌，「这位女同志，现在咱们策划部可就你没对象了。这机会你可不能错过，到时候你捯饬捯饬，别说哥不照顾你。」

我随手拉开一瓶啤酒仰头喝了半瓶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也跟着应和，「行，到时候我就穿着小短裙，踩着恨天高，披散着我的大波浪，不把这位业界大佬迷晕我就不姓丁。」

话说完，我感觉背后有一阵阴风吹来。摸了摸发凉的后背，我漫不经心地转头过去，对上了一双分外熟悉的双眼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「妈耶，我好像喝多了，怎么看谁都像陆故之。」

我眨巴着眼睛没缓过神，李光明先一步蹦起来，「陆大夫！」

太阳穴跳了跳，一股不好的想法从直冲天灵盖，果然下秒李光明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，「小丁，这就是我刚跟你介绍的那位嘉宾，陆故之。」

冤家路窄，不过如此。

冷风吹得人心里发寒，右胸又开始阵痛，一抽一抽的就像我濒临崩溃的神经。

上学时期对任何群体活动都不太热衷的陆故之也不知抽了什么风，在李光明客气的邀请之下，居然当真坐在了屁大的苍蝇饭馆，跟我们这群不熟的人尬聊。

陆故之的位置就在我的身边，距离近到他搁在桌子上的手臂会时不时贴到我的手肘，蹭到的地方滚烫。

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工作完全不同缺乏话题，鬼才李光明想到了个奇葩游戏，「真心话大冒险之没有大冒险」。

开始大家的问题都还颇为含蓄，酒过三巡场子被彻底吵热，问题的下限也越拉越低。

终于经过几轮厮杀，独善其身的陆故之不幸中标，李光明大着舌头问：「陆医生，你的初吻与何人在何时何处发生的！」

我心一坠，不着痕迹地看了眼陆故之，喉咙有些发紧。

在所有人都以为问题过界，准备往回收一收的时候，陆故之才开口，「高二暑假的班级聚餐，发生在男厕所。」

刚说完，同事们发出惊天嚎叫，嚷嚷着要听细节。只有我握住啤酒杯的手冰凉，我自然是知道那一次的。

同学聚会我喝了酒，趁着酒劲儿追着陆故之到了男厕表白。怕被拒绝鲁莽地亲了男孩的嘴角，之后慌忙而逃。

原本想要开学道歉，没想到那次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我的鲁莽，终究是逼得陆故之离开了。

我感觉自己醉了，醉到无法再回忆过去。

「我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了。」

李光明正在兴头不想散，「好好的怎么不舒服了，喝多了就坐着醒醒酒，不逼你再喝。」

「真有病，胸痛得厉害。」我捂着右胸，半真半假地说，「医生说我再熬夜会死人的。」

话音落下，李光明的视线从我跟陆故之身上逡巡了一圈，在陆故之看不见的地方伸手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就在我对这个手势感到疑惑之际，李光明突然眼睛一亮，说道，「要不让陆大夫给你看看？就现在，酒桌会诊。」

我心里「卧槽」了一句，他该不会误会我是为了接近陆故之，故意装胸痛的吧。

「我们小丁长得好、性格好，活了 27 年了还没男朋友。陆医生你认识的人多，有合适的也帮我们介绍介绍，没合适的自己上也行。」

说完还自以为幽默地拍着肚子发出恐怖的笑声。

我发现人在经历多次尴尬之后，心理承受能力会变强。

比如现在的我，已经佛了。

04

夜晚的街道没了白天的车水马龙，一盏明月挂在天上，将我跟陆故之的身影拉长。

这样的场景让我有些恍惚，仿佛回到了高中时期，晚自习回家的那条小路上只有我和他，我不敢与之并肩，只敢踩着他的倒影假装我们很亲近。

「下周节目录制，你也会在现场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回答完，混沌的大脑突然劈出几分清明。

挂陆故之的诊看胸，将穿过的内衣落在诊室，在医院附近吃宵夜，装病让他送回家，现在又多了个找他录节目的锅。

怪不得周边人误会，这么串起来连我都要误会了自己对陆故之还有什么「非分之想」了！

「嘉宾都是李光明负责联系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」

「哦。」陆故之嘴角往上扬了扬，「不过我挺期待的。」

「期待什么？」

「下周的录制。」陆故之嘴角挑高，「某人不是说准备迷晕我么。」

大脑空白两秒，我这才想到自己酒精上头吃饭的时候和李光明说的话。

「明天我不把这位业界大佬迷晕我就不姓丁。」

风吹拂着脸颊，树枝透过路灯照在地面阴影斑驳。黑夜给了我巨大的勇气，我止住脚步唤住面前的男人，「陆故之，有句话从见面我就想和你说了，多年不见，你……」

陆故之眼神轻柔，嘴角上扬成了我记忆中白衣少年的弧度，专注的等待着我之后的话。

「你油腻了不少。」

说完，我还嫌不过瘾，「自从你转学，咱俩这关系就断了，你去了哈佛学成归来，如今也算事业有成，我也没再影响你，现在还惦记着报复就没劲了啊。」

「又是拿过去我追你的事膈应我，又是跟我说些个骚言骚语恶心我，之前我是追你了，但也罪不至死吧，如今我怎么也算是你的病患，按理说咱俩得保持距离，懂不懂？」

「你一直这样，还真让我觉得有点想，想……呕。」

后面的话没说出来，胃里喝的酒一阵上顶，我直接吐了出来。

也不知吐了多久 直到没东西可吐的时候，陆故之才伸手递过来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去买的水，将外套脱了披在我身上强行把我塞进汽车送回家。

路上我隐约听到了他的叹气声，但终究是没忍住酒精摄入后带来的困顿，沉沉睡去。

这一个星期陆故之都没联系我，连带着我一直处于惴惴不安之中。也不知那日怎么这么胆大包天，居然当着陆故之的面把大实话都说出来了。

如今我们组业绩惨淡，都是靠着李光明求爷爷告奶奶才找来的资源，就指望陆故之录完节目涨点击率呢。要是把陆故之气走了，李光明怕是要扒了我的皮。

还好陆故之基本的契约精神还是在的，在约定的时间准时抵达现场。

大概是为了录制这期女性乳腺科普节目，他穿了身黑色西装，整个人更显挺拔。

李光明戳着我脊梁骨暗示让我往前冲，希望我能在陆故之面前多争取点表现机会。我刚得罪这人明显心虚，自然是不愿意主动挨骂。

陆故之抬起手腕看了眼表，「你们约定的拍摄时间是一个小时，现在还有 53 分钟。之后我约了病人，可能无法继续配合，如果你们要继续僵持，所有的损失请自行担负。」

我能明显感觉到陆故之说完这句话，李光明浑身的肉抖了抖。

跟他满身肥肉一起抖的，还有我抽痛的乳腺。

完球子，这回当真把人得罪没了。

那日我说陆故之油腻恶心，今天陆故之就把「冷若冰霜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整个人坐在镜头前像一只高傲的孔雀，但还别说，镜头前这人还有种「霸总味儿」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前后反差太大，连傻了吧唧的李光明都察觉不对劲，「昨天陆主任还跟我们一起撸串，看着挺和气的，今儿怎么就突然这么严肃了。」

我虚咳了两声，「可能大姨父来了吧。」

结果李光明爆了句粗口，看我眼神都带了几分崇敬，「你俩这才认识多久，你连他家里情况都摸清楚了？」

我：？

陆故之虽然态度不咋滴，但是专业性在线，节目录制的异常顺利。凭借他清晰的逻辑思维和帅气的外表，这期节目根本不愁流量。

李光明像侍奉财神爷似的对他点头哈腰，临走还让我将人送出去，「陆主任您回去注意安全，代我向您大姨夫也问个好。」

「大姨父？」

陆故之扫了我一眼，我暗自咒骂李光明，并且飞速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，坚决与智障划清界限。

纵观这段时间重逢，我想了想人家陆故之确实挺冤。啥也没干还被我一顿骂，搁谁谁都得生气。

送对方离开电视台，我犹豫了瞬还是道歉，「陆故之，那个……那天我喝多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」

「哪个意思。」

我搓了搓手，「就我不是说你油腻，我就、就因为当初这不没追着你么，觉得挺丢脸的。后来你转学，对你还有那么点抱歉。所以见到你情绪有点复杂，就这样。」

「哦。」

我皱了皱眉，不明白这个「哦」是几个意思，原谅我了还是没原谅。

「今天你复诊，我下午没事刚好可以给你看看。」

「可你不是说你接下来约了病人么？」

「嗯，就是你。」

我：？

医生都这么草率的吗，病人都是自己做决定之后直接通知的吗！

不过对方这副样子我倒是放心了，琢磨这事儿应该是翻篇儿了。

06

换上了神圣的白大褂，陆故之瞬间变成了可怕的宣判者，仿佛带着执掌我生死的权力。冰凉的器械再次怼上了我的胸口，我不敢看仪器中映射出来的情况，两道视线死死盯紧陆故之。

「放轻松。」

「啊？」

陆故之虚咳一声，「你这样盯着我，让我有点分神。」

到底是不是专业的，居然被多看两眼还能走神。

我心里吐槽，但还是从善如流的移开了视线，然后惊奇地发现陆故之耳根通红。

过了几分钟，我忍不住好奇又看了眼陆故之的表情，发现对方的眉毛拧起，那幅神色凝重的样子就仿佛我是个癌症晚期病患。

心一沉，「情况不好？」

「纤维瘤增长速度有些快，建议近期安排手术切除。」

从小我连个青春痘都没胆子挤破的人突然说要做手术，现在一颗心拔凉拔凉的。

「这个手术，有生命危险吗？」

「我在，你就不会有危险。」

想到陆故之金光闪闪的简历，我放下心来，得寸进尺，「胸上的伤口能缝的好看点吗，我还没结婚呢。」

陆故之手一顿，「他不会介意的。」

这是个什么答案。

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介意。」

陆故之深深看了我一眼，「因为我不介意。」

这次见面，我觉得陆故之脑子多少也有点不正常。他介不介意关我屁事，无非就是在为自己缝合伤口不好看找借口。

但我想说我介意。

医生就是这样平静，大概是见惯了生死。我想问的问题很多，但瞅了眼陆故之还是憋了回去。

毕竟他是我主治医师，如今可得罪不得。

手术安排的很快，当天晚上我就被陆故之催促着住进了医院。

原本担心母亲着急没告诉家人，白天朋友过来还不显孤单，等到晚上剩下我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就开始后悔。

各种关于医院的怪力传说全部涌上大脑，我跷着二郎腿一边刷着知乎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我国传统民谣，小白菜。

动情处，门突然被推开，一抹高大的身影逆光而来。

「你怎么还没下班。」

「轰我走？」

「哪敢啊，万一你第二天手抖，在我胸里落个刀子叉子的，这我可顶不住。」

陆故之自动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，身上的白大褂已经脱掉，整个人少了些严肃。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留下来陪我的，还是他的工作原本就需要待到很晚。

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隔天就要手术我也确实不想一个人待着。

「紧张？」

「有点。」

我原本不想要和陆故之袒露脆弱，但不可否认我现在有点害怕。

「陆故之，你确定这个手术没问题吧？知乎上说我这个纤维瘤如果位置深的话，还要弄全麻，不小心碰到什么地方还有病变风险。」

我在网上冲浪了一波，看着大家的回答，总感觉自己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殡仪馆。

「有个人说自己在做手术的时候，发现纤维瘤是恶性的，最后把一边乳房全部切除了。我有没有可能……也是这种情况。」

我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的年纪就被切掉乳房，那我还能恋爱么，还能结婚么，还可以要宝宝么。

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难安眠。

偏偏陆故之没有安慰我，而是当真跟我讨论，「在手术台上确实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，任何手术都有风险，保持良好心态比较重要。」

「认真的？」

陆故之看着我也不说话，更为这番话增添了些许可信性。

过往烟云从眼前飘过，就跟拍电影似的，我这两行眼泪「刷」地流了下来，「我就知道天道好轮回，当初我害你转学，如今报应到我身上，老天给你害死我的机会。」

「你放心吧，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万一，我也不会怪你的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命。」

眼泪就越流越多，直接把陆故之吓蒙了，赶忙说道，「吓你的，我和你保证，明天绝对没问题。」

我摇头，「可万一要是病变呢？我没胸了之后还是个女人么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「不会病变，我以我的名字发誓。」陆故之再也不敢吓唬我，手足无措的往我手里塞纸，「况且就算你没有了胸，还是女人，喜欢你的人依旧喜欢你。」

我倒在床上，情绪慢慢冷静下来，「明天就拜托你了。」

陆故之「嗯」了声，「放心吧。」

大概是有人陪，这晚我睡得比想象中安稳，连陆故之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。

07

纤维瘤手术有多简单，还没我拔牙的时间长就结束了。

我盯着屁大点的伤口仍旧不敢相信，「就这？这就完了？」

辅助的护士听到我这么说「噗嗤」笑了出来，「原本就很简单的，像这种级别的手术陆主任现在都很少亲自动手的。」

隔着蓝色口罩我都能看见陆故之满脸的笑容，想到前一天拽着陆故之哭急尿嚎的场面，只觉得万分尴尬！

陆故之表面安慰我，估计心里早就骂我傻逼了。

慢吞吞地起身开始穿衣服，我手伸到一半突然定住。

见我半天不动，陆故之扭头用眼神发出了疑问。我讪讪地笑了笑，「那个陆医生，胳膊还麻呢，能不能……帮我在后头系一下内衣。」

陆故之眼神逐渐深邃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资深老流氓。

而且好巧不巧的，我今天准备的就是那件黑色蕾丝内衣。

我找补，「刚那位护士妹妹呢，要不请她帮个忙。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陆故之走过来绕到我身后，我感觉到男人的手将我长发撩起，系衣服的手指带了些凉意，不小心触碰到我的后背让我浑身打了个轻颤。

这样的场景暧昧到有些过界。

还好陆故之的速度很快，在更加尴尬前结束，我注意到他的耳根又开始飙红。

会不会做过手术的姑娘，都拿他当了姐妹。思及此不禁心生同情，看来乳腺科医生还有点难当的。

「术后注意饮食清淡，最近不要熬夜。」说完他顿了顿，「特别是不要喝酒。」

我知道他还在小鼻子小眼睛地记着那天我半夜撸串，吐了一地的事儿，赶紧点头，「放心，我也不是酒鬼，不常喝酒的。如果真有应酬场合，我就说你不让我喝。」

「嗯。」陆故之摘下口罩，嘴角往上提了提重复了一遍，「就说我不让你喝。」

我不知道到这件事有什么让陆故之高兴的。

手术完之后，陆故之「人形闹表」再次上线，比新闻联播还准时地提醒我睡觉。不仅如此，还逼迫我把自己的三餐拍照发他审阅。

别人去医院是看病，我去医院是找了个妈。

这个妈还是我曾经的明恋对象，真不知道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。

「丁丁，最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。每天对着我手机傻笑，连我喊你都没听见。」

同事提醒之下我这才惊觉自己每天跟陆故之聊天的时间，早就超越了正常的界限。

这样的转变有点危险，我倒是不怕陆故之把持不住，我是怕自己再被这小妖精勾了魂，忍不住要再追求这人一次。

之前陆故之被我追的转了学，现在人家都成副主任了，总不能为了躲我再辞职转个院吧。

「陆医生上了我们的节目之后，好像出事儿了。」

同事把手机往我前面一摆，「节目播出后不少姑娘跪舔陆医生的颜，今天记者部同事跟我说，大批网友摸过去看陆医生的诊，对他进行骚扰，现在逼得陆医生已经暂停接诊了。」

我彻底震惊了。

这回陆故之弄不好，还真要转院了。

08

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人已经到了医院楼下。

站在大厅我才发现自己的行为有多草率，我跑过来能顶什么事儿。转身正想走，被那日手术的护士看见，「丁小姐？你怎么过来了，是伤口有什么问题吗？」

「没有，我就随便转转。」

谁没事儿会到医院转转？

回答完我就觉得自己被李光明的智障传染了。

「你来找陆医生的吧？」护士了然，「他已经不接诊了，最近这几天被挂号的姑娘们缠的不行，一个个来了二话不说就想脱衣服让他检查，院里领导也都挺不满意。」

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本陆故之从不接外界采访，但这次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答应我单位的邀请过来录节目，没想到惹了一身的麻烦。

我走上去敲了敲陆故之办公室，等了一会儿门被打开，陆故之在光圈之中，还带了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缥缈气质。

就这样的人，居然被接连而来的姑娘们骚扰。不等陆故之开口，我鼻子一阵发酸，「陆故之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害得要下岗了！」

我坐在陆故之办公室不优雅的擤着鼻涕，泪眼婆娑。

「你说咱俩是不是八字犯冲，怎么你只要一跟我扯上关系就倒霉呢。当初上学的时候，我亲你结果被上厕所的班主任撞见，害你转了学。现在你录个我们单位的节目，又被骚扰到停职。」

「是停诊，不是停职。」

「一个意思！」我瞪了眼陆故之，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咬文嚼字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么。」

陆故之嘴角噙着笑，天外飞仙地问了句，「你担心我？」

我哽住，说担心也奇怪，说不担心也奇怪，这个问题有陷阱我拒绝回答。

他反过来安慰我，「没事，等风声过了就好。」

陆故之递给我了瓶水，「有一件事你误会了，我转学是因为老师知道后怕你被流言蜚语伤害，没怪过你。后来我去学校找你，你没见我。」

那时候我怕挨打。

我低头咳了咳，牵强的转移话题，「护士说你从来不接受采访，为什么答应录制给自己找事儿。」

「我从美国回来，查到你在那家单位上班的。」

陆故之前脚摸到了我的上班地址，后脚我就来医院「自投罗网」了。我不敢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之后寻找我，但总觉得有些什么关系正在改变。

在我要拆线的时候，陆故之的工作终于恢复了正常。

坐在我前面的妹妹穿着 JK，手里拿着镜子一直搔首弄姿。我就直觉这人不对劲，等叫到她的号时也悄悄起身，站在陆故之诊室门口等。

我就像个猥琐大叔，趴在大门上侧耳倾听，听到姑娘嗲声嗲气地跟陆拾川说，「哥哥，你真人好帅啊，你真是哈佛毕业的吗？」

「哥哥，人家胸最近好痛，是不是因为太大了？你摸摸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」

现在的姑娘都已经饥渴成这样了吗？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我一阵怒火中烧，抬手就疯狂敲门，得到允许后我直接无视了那位小丫头，咧着嘴朝着陆故之说道，「老公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上班了，我就是过来提醒你晚上下班回来吃饭。」

说完我也不管两人的视线，优雅退去。

我出来几秒钟后，那位姑娘也摔门出来，还顺便瞪了我一眼仿佛我是她夺夫仇人。

莫名其妙。

我又再次进去拆线，正要脱衣服被陆故之止住，「等等，我喊护士进来帮你拆。」

「不用麻烦，不都看过了么。」

结果陆故之坚持，在我拆线的时候还非常绅士的在门口等。

这还是我第一回看病，医生在门口等患者的。

奇怪。

我穿好衣服，听到陆故之询问，「一会儿有事儿么？」

思考片刻摇了摇头，「怎么了？」

「那等我一会儿。」

等他做什么。

陆故之瞅了我一眼，平静地说道，「不是过来提醒我下班回家吃饭的么，老、婆。」

我脸「轰」地红了，「我只是怕你被吃豆腐，随口瞎说的。」

「那换我提醒你吃饭，我是认真的。」

09

高中毕业七年，班长非要举办个什么「七年之痒」同学聚会。我作为当初赫赫有名的「追爱党」，被盛情邀请出席。

这群人美其名曰带我追忆青春，实际上我知道这些好学生高中时代生活过于贫瘠，没有我的那段疯狂轶事，他们连喝酒都没下酒菜。

聚会的事儿我跟陆故之提过一句，但他高三转学了，这回大家也没邀请他。

当然，也有这群老同学怕我尴尬的因素在里头。

来之前陆故之跟个老妈子似的叮嘱我不要喝酒、不要吃辣，我嘴上答应着，实际上早就馋了很久。如今伤口都缝合了，每天吃的比鸡还不如，搁谁都顶不住。

出去就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，与同学把酒言欢，对酒当歌。

喝到第三瓶啤酒的时候，我拆了线的伤口开始痒，我感到害怕了。

跑到门口给陆故之拨了通电话，声音都添了点哭腔，陆故之听完我描述的症状之后只说了句「等我」就挂断了电话。

打完电话，这群人话题聊尽，正好无聊地再次讲到当年我追陆故之的经历。

「当年丁丁追咱们高岭之花，那叫一个声势浩大，就差跟金燕西追冷清秋似的在学校拉横幅了。可惜陆神不是凡人，没长人类的七情六欲，害丁丁心碎。」

另一个人也在那边调侃，「你说小丁你长这么好看，咱们班多少人都暗恋你，你这样不是让我们这群少男心碎么。」

话刚说完，包厢的门被推开，陆拾川穿了一件黑色风衣，嘴角扬着礼貌的弧度，「让谁心碎？」

「卧槽！」一群人不淡定了，酒瓶子差点摔在地上，「陆神？」

陆故之就跟没见到这群人扭曲的面孔，直接走到我身边低声询问，「现在怎么样了？」

我哭唧唧，「疼。」

陆故之叹了口气，「让你饮食控制，一天没管到你就放肆起来了。是现在跟我回去，还是一会儿？」

包厢里此时鸦雀无声，大家盯着我跟陆故之眼球都要掉下来了。

我琢磨要是自己留在原地，恐怕会被群起而攻之。赶紧起身，「我跟你一起走。」

班长眼里凝聚着千言万语，但在陆故之面前大概是不敢开口询问，目送我们离开。

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就听到里头发出惊天的吵闹，还夹杂着什么「小丁牛逼啊」之类的感慨。我有点恼火，「不是说到了给我微信么。」

「开始没想进去。」

陆故之走在我旁边，「就是听到有人暗恋你，怕你让少男们再次心碎，就顺便解救一群纯良少年。」

讲的都是什么屁话。

到了医院，陆故之礼貌地去隔壁科室敲了敲门，请一位年纪颇长的女大夫帮我看诊。

对这种多此一举的行为，我跟那位女大夫都表示不理解。

陆故之脸颊微红，只说了句「我给她看不合适」。

说得就跟最早让我脱衣服的人不是他一样。

闻言，女大夫眯了眯眼，一副「别说了，我都懂」的样子，检查完出来才说，「没什么事，就是被辛辣和酒精刺激的优点感染，开了点消炎药每天抹一抹就行。」

我有点紧张，「会留疤么？」

「这段时间少吃刺激的东西，等疤完全长好了再吃就不会。」

回答完，女大夫还看了陆故之一眼，「不过小陆估计也不在意你胸前有没有疤，是吧。」

显然这位又误会我俩的关系了。

我刚想解释，却见陆故之摇了摇头，「我不介意，就是她爱美比较担心，我会看着她让她忌口的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有一种关系，叫全世界都误会你俩谈恋爱，但其实并没有。

晚上陆故之送我回家，路上我憋不住，「好多人都误会我们的关系了。」

「也不算误会。」

陆故之双手插兜，走的不紧不慢。

不算误会那还是真的咯？

见我疑问，陆故之虚咳了声，「我确实是在追你。」

我傻眼，「什么时候？」

「一直。」

我有点不满意，「那您还真是追得挺隐晦。」

至少对比我当年隐晦多了。

10

谈过之后，隔天我就在单位收到了一捧嚣张的红色玫瑰，卡片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个「陆」字。

单位同事于是全部都知道我有一位「陆姓」追求者，我对于是谁三缄其口。

虽然微信上和陆故之说「老套」，但内心还是有点开心的，把那束花妥帖收好插在花瓶里养了起来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当天下班，陆故之就守在了我单位楼下，最先发现的还是李光明。

李光明不知道我们的关系，瞧见陆故之过来紧张兮兮地过去道歉，毕竟之前我们的节目虽然大获成功，但给陆故之惹了不少的麻烦。

「我没关系，倒是我要谢谢你们对丁丁的照顾。」

我过来的时候正好听见陆故之在门口讲话，「恩，我在追她。」

陆医生的不隐晦，就是让全世界知道。

于是，我成了单位名人。

事实证明，成绩好的人确实有他们的过人之处，比如陆故之在送花这件事上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恒心。连续一个星期接到花之后我顶不住了，「你就没点别的套路？」

「我没追过姑娘。」

陆故之皱眉，从包里掏出来了一摞信封，「还给你写了情书。」

重逢之后每天一封，迄今刚好 136 封，和我给他的情书持平了。

我有些心酸，这段时间他接我上下班，想尽办法带我吃美食，每天送花送零食，如今又写了一摞情书。

这些套路，都是从我当年追他的身上学来的。

这么想想，挺没劲的。

我攥着那堆沉甸甸的情书，终于问了当初一直刻意逃避的问题，「你回国之后，为什么要找我？」

陆故之倒是诚实，「想看你是不是单身。」

「要干嘛？」

「丁丁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」

陆故之突然正经，「高中的时候每天下学我会故意留到最后一个离开，因为我不想和你一起走的时候周围有太多人打扰；分班后我的作业和你的不一样，晚上我会把你的作业事先复习一遍，就是为了能够持续给你讲题；早晨我会故意把家里为我准备的早餐送人，然后告诉你我没吃早饭就是想和你吃一样的东西。」

「那一天你吻了我，我隔天想要和你告白，可是班主任却联系了我。早恋这种事，吃亏的永远是女孩子，特别是你的成绩并不如我好。」

我心脏开始跳动。

「这些信不是我现在写的，你的每一封情书，其实我都回了的。」

说完，他呼了口气，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想再错过这么多年。至少我能和你保证，和你在一起后我不会让你的乳腺，气到长结节。」

这算什么狗屁告白！

我往外呼了一口气，眨掉含在眼底湿润的水珠，「陆故之，你真挺讨厌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因为你，高中三年班主任对我可凶了。」

「对不起。」

「陆故之，我们……在一起吧。」

时隔多年，男人的唇再次亲吻上我的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的快要蹦出来。

原来，我的喜欢我不是单向暗恋，是双向奔赴。

完

□ 丁十三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